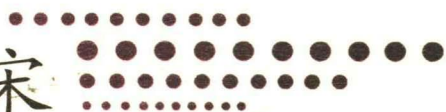


唐宋



八大家散文

读本

张小平 注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64.2/5

2008

石尔

八大家散文

读本

张小平 注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散文读本/张小平评注.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396-2659-8

I. 唐... II. 张... III. 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选集 IV. I26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135 号

唐宋八大家散文读本

张小平 评注

责任编辑:王谦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25

字 数:650,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659-8

定 价:29.1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本社积数年之力,精益求精,郑重推出这套《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以飨读者。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有:

一、编选精。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世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古典通俗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历代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因此,这套丛书不仅注重选取传统文化典籍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而且也侧重于精心搜求一批著名的古典通俗小说,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收藏愿望。

二、点校严。本套丛书约请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整理,对不同底本和校本进行严格校勘,力求权威、通俗,旨在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错讹较少、明晓易读的名著读本。对于古典名著中存在的异体字、通假字、俗体字、方言字等情况,在尊重古典名著特点的前提下,既注意保持原貌,又按照有关标准和现在的阅读习惯加以取舍,择善而从。

同时本套丛书风格统一、品种齐全、价格低廉,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珍爱。

安徽文艺出版社

序 言

蒋 凡

时下,人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热点,大都重诗词而轻散文。但张小平君却倾其心力于唐宋散文研究,编撰了《唐宋八大家散文读本》一书,可以说是另辟通途而慧眼独具,不仅启迪了广大读者的审美智慧,而且进一步为现代文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反思和借鉴。

“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由来已久,并非唐宋人命名,而是由明人提出。明初朱右(字伯贤)编撰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人散文,原名《八先生文集》。后来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撰《文编》,其唐宋散文部分,专录上述八家。嗣后,推崇唐顺之的茅坤,干脆据此编为《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此书,影响久远,习文之士,无不研读,从此,“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为古今之士认同,并成为中国古代优秀散文的杰出代表。

八大家是时代的结晶,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骄子,他们是一批受时代陶冶而同时又想改造时代的人物,古文(散文)创作是他们的骄傲,八大家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所谓“古文”,与“今文”(即骈文)是一对矛盾,古文运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变六朝骈文无病呻吟的作风为有思想有内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精神;一是变六朝堆砌辞藻、专事涂泽、讲究骈偶、推敲声律为不拘一格的直言散体,以便更加自由地反映生活。从本质上说,这不仅是文体的改革,而且是唐宋进步的知识精英,企图打破贵族大地主垄断思想文化的一种努力,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旧思想、建设新文化的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八大家的古文理论及其成功的艺术实践,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迎来了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

八大家是唐宋领袖文坛的风流人物。他们的散文,富有独创的艺术魅力,无不闪烁着现实的光辉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其关键何在?我想,首

先是先进的思想指导与理论支撑,指的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愤中形外的激情。所谓“先进”,在此具历史性,是相比较而成立的概念。唐宋八大家,大都提倡“文以明道”,今人或视为迂腐,以为儒道僵化教条,窒息了文学的生机。但事实不然,唐宋八大家之所谓“道”,若置于当时的历史发展之中,自会明白其不同于先秦儒家的孔孟之道,更不同于汉儒经学之道,而实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各道其所道。古文家的“文以明道”,与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虽仅一字之差,但性质判然有别。“载道”云者,文学纯是工具,是道这部思想机器中的齿轮与螺丝钉,毫无独立存在的价值。“明道”则不然,无文则道无以明,也就是说,文学的艺术发展是道得以明的根本。在道与文的关系中,古文家兼顾二者而偏重在文。退一步说,即使仅就道的性质而言,唐宋八大家之说也自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韩愈曾从突破传统之道的角度着眼,提倡“言之有物”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要求文学反映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并且必须保持真诚的激情。柳宗元也指出:“乃知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书》)柳文之道,是反映生活现实的“及物之道”,也就是“有益于世”的“辞令褒贬”。通过“文以明道”理论观念的指导,推动文学投身于现实激流之中,从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就是韩柳散文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之所在。

欧阳修领袖北宋中期以后的文坛,他提倡“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之论。其《答吴充秀才书》云:“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甚者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者鲜也。”在这里,欧阳修认识到道与文的辩证关系,他既反对华而不实的空头文学家,同时也否定了毫无文采的道学面孔。对于那些空喊口号却“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学家,他极尽嘲讽之能事。欧阳修之所谓“道”,重在关心并且以文来反映百姓日常生活的“百事”,这样,其文与道,就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意义。

曾巩指出文章“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南齐书目录序》),同样强调了道与文的辩证关系。王安石是热心改革的政治家。他在《上人书》中说:“尝谓文者,礼教政治云尔”,认为“所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强调文章写作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其崇尚用的现实精神突出。至于“三苏”父子兄弟,老苏(洵)虽崇尚战国纵横

家,但仍然不离儒者之言,不过是变换“道”与“文”关系的传统说法,标举“有为而作”,这与韩柳欧王并无本质的差别。有其父乃有其子,大苏(轼)更把老苏的精神发扬光大。他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如南人多善游没水,是因其“日与水居”然后能“得水之道”的缘故(《日喻》)。他扩展了儒道,强调其现实的实践精神,也即对于社会人生客观规律的深入探讨。通过对于社会人生实践的深入体悟,汲取艺术琼浆之精华,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一文学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代的借鉴意义。小苏(辙)文章论议,重在“古今成败得失”的社会人生,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的文论另有特色的是“养气”说,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云:“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养而致。”强调后天的主体修养及外境阅历,具有可操作的实践理论品格。

综上所述,文学离不开时代与现实生活。先进的思想基础与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及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诚动于中而发于外的真挚激情,大大加强了八大家散文杰作的时代精神及其艺术感人力量。

高尔基有“风格即人格”的名言。韩愈与柳宗元虽然同样生活在中唐古文运动的时代,但其散文,风格面貌却很不相同,而各富艺术个性:韩文具阳刚之美,雄奇刚健,恣肆奔放,如长江大河,虽不免鱼龙混杂而泥沙俱下,但是浩浩荡荡,直泻千里,掀雷抉电,气势磅礴而一往无前,使人如高山仰止而又不敢迫视。柳文则含阴柔之美,精裁密致,灿若贝珠,清幽明彻,峻拔峭刻,柔中有骨,如山溪之流,石潭之水,“清莹透彻,铿鸣金石”(柳宗元《愚溪诗序》),清冽芬芳,沁人肺腑,纯洁透亮,简直容不得一丁点儿泥沙尘滓的污染,但同时又能“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同前),深藏了一腔“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当然,这样的艺术比较也是相对的。韩文号称“以文为戏”而绝足奔放,却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法度在;柳文虽精深缜密,但又挥洒自如而见其“雄深雅健”之笔。当然,韩柳文也非篇篇俱佳,韩文有时因过分追求新奇独创而误入险怪僻涩之区,如《曹成王碑》;柳文有时因刻意典雅而奥曲艰深,有失流畅而难以卒读,如《天对》等。但瑕不掩瑜,这些难掩其照人的艺术光彩。不仅韩柳,而是八家皆然。

以欧苏为代表的宋六家,继唐之韩柳而崛起,同样是时代的需要。宋代古文运动,是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宋初散文出

现了文风险僻的“太学体”，空洞无聊的“俳偕体”，阻碍了散文走近现实生活。为了纠正这些不良文风，于是以欧苏为代表的古文家，转而以自然平实又深切义明的新文体来言事论政，塑造人物，描摹山水，抒情达志。当然，因时代的变化，唐、宋古文自然具有不同的姿态与特点。

欧阳修虽然是学习韩柳古文，但如韩愈所说，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而散文艺术另呈新貌。他的文章清新平易，文笔纤徐委曲，平心静气地娓娓道来，跌宕多姿而又条达舒畅，语言明白易晓。无论叙事、议论或抒情，都是从容不迫而具优游闲雅之态，但其中又自然寄寓了一腔的真诚激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苏轼《六一居士集序》称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取法乎上，而又独树一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是欧公散文的艺术特点。

曾巩是欧公门下士。《宋史·曾巩传》称其“为文章，上下驰骤，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其人深于儒术，文章法度谨严，态度雍容平易，风格温醇雅重，善于叙事穷理，论者以其风格最与欧公相近，誉为得欧公真传，故文坛“欧曾”并称。

王安石颇受欧公影响，但其文自具不同于欧公的风貌。吴北江评曰：“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臻闾奥，独其规模稍狭，故不及韩之纵横排荡，变化喷薄，不可端倪。然戛戛独造，亦可谓不离其宗矣。”（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称引）读其文可知其人，其艺术风貌与其政治家身份相一致。无论长篇短章，都是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说理透彻，语言雄健简练而极峭拔奇崛之致。其匠心所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非世俗作家所可比拟。

三苏父子都曾受到欧公的赏识提携。苏洵通六经百家之说，时有突破儒家传统之处。他深于《孟子》《战国策》，故为文雄肆博辩，尤重策论。其文笔纵横驰骋，奇正相生，虚实互用，呈曲折之貌，而有一唱三叹之致。曾巩撰《苏明允哀词》称誉其文曰：“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伟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与其子轼、辙合称文坛“三苏”，其开拓之功不可没。

三苏文中，苏轼最为优秀。其为人天纵英才，诗词文章，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是个数百年不一遇的人物。但因政治坎坷，多次流贬，让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了解百姓的心声，这些压迫与痛苦反而成就了一代文豪在艺

术上的博大精深,无所不达,从而引起了千古共鸣。在文体语言方面,他和欧公一样,善于运骈入散而纵横自如。故其文如天马行空,绝去拘绊而难觅轨迹。《宋史·苏轼传》评其文曰:“轼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苏辙之文,虽师法父兄,长于策论,但因性格澹泊缜密,故为文求其平稳,乏父兄雄奇奔放之概,而有澹泊缜密之致,委曲明畅而自见气度。故其兄轼《答张文潜县丞书》云:“子由之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总之,深醇温粹,体气高妙,文如其人。平稳工巧之中,另具委婉曲折、含蓄蕴藉之味,是其艺术面貌。

在唐宋古文运动中,八大家成绩斐然,但因生活道路各异,所以通往成功的道路又各不相同,在古代散文的百花园中,各自争妍斗艳,每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貌,犹如不同的器乐声部和旋律,却共同组成了一部和諧的时代交响乐章。清袁枚曾说:“欧公学韩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随园诗话》卷六)其实,何止欧公如此,所见八家皆然。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是文学的生命。

小平君《唐宋八大家散文读本》告竣,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嘱序于余,匆促之际,聊以代序,以充读者之导读。小平君的评析,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既见其熟习经史的深厚传统功力,又见其举一反三的灵活理论思辨。在对作家作品的具体文本解读中,在事实的基础上,细致剖析,阐幽释微,无不洞明意旨而体悟微妙,其艺术比较方法的巧妙运用,如韩柳文之比较,欧苏文之比较,通过比较,而见其真实生动的艺术面貌。又如“三苏”之中,大苏(轼)素占高名,但小平君通过比较三苏父子兄弟三篇《六国论》明白指出:“苏洵是借古论今,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三苏的《六国论》,以苏洵“此篇第一”。其所评论,有实事求是之心,而无哗众取宠之意,广大读者尽可信赖,开卷必有启迪与助益。

2006年11月

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

(序言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序 言	蒋 凡 1
-----	-------

韩 愈

原道	3
原毁	13
争臣论	17
杂说(一)	25
杂说(四)	27
进学解	29
师说	36
张中丞传后叙	40
送孟东野序	47
送李愿归盘谷序	53
送董邵南序	57
祭十二郎文	60
蓝田县丞厅壁记	68
柳子厚墓志铭	72
祭柳子厚文	80
祭鳄鱼文	83
讳辩	87
送高闲上人序	92
送石处士序	96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100
曹成王碑	105
平淮西碑	113

答李翊书·····	124
送杨少尹序·····	129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133
应科目时与人书·····	137
与陈给事书·····	140
与于襄阳书·····	143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147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151
毛颖传·····	156
圻者王承福传·····	162
获麟解·····	167
与汝州卢郎中荐侯喜状·····	169
子产不毁乡校颂·····	173

柳宗元

驳复仇议·····	177
桐叶封弟辩·····	182
封建论·····	185
观八骏图说·····	198
捕蛇者说·····	201
段太尉逸事状·····	205
种树郭橐驼传·····	214
童区寄传·····	218
憎王孙文并序·····	222
三戒并序·····	226
愚溪诗序·····	231
箕子碑·····	235
吊屈原文·····	239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243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247

游黄溪记·····	250
始得西山宴游记·····	254
钴鉷潭记·····	258
钴鉷潭西小丘记·····	260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264
袁家渴记·····	267
石渠记·····	270
石涧记·····	272
小石城山记·····	274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276
送薛存义序·····	280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283
梓人传·····	290
与韩愈论史官书·····	297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303
乞巧文·····	307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314

欧阳修

朋党论·····	319
纵囚论·····	323
释秘演诗集序·····	326
梅圣俞诗集序·····	330
伶官传序·····	334
相州昼锦堂记·····	337
醉翁亭记·····	341
秋声赋·····	345
与高司谏书·····	349
《归田录》四则·····	357
丰乐亭记·····	361

洺冈阡表·····	365
祭石曼卿文·····	372
祭尹师鲁文·····	375
送徐无党南归序·····	378
浮槎山水记·····	381
送曾巩秀才序·····	385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388
六一居士传·····	391
苏氏文集序·····	395
答吴充秀才书·····	400
岷山亭记·····	404
画舫斋记·····	408
有美堂记·····	411

苏 洵

六国论·····	417
管仲论·····	421
明论·····	426
辨奸论·····	429
上韩枢密书·····	433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441
族谱后录·····	448
苏氏族谱亭记·····	454
心术·····	458
张益州画像记·····	463
仲兄字文甫说·····	469
名二子说·····	473
木假山记·····	474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477

曾 巩

寄欧阳舍人书·····	483
墨池记·····	488
醒心亭记·····	491
南轩记·····	494
赠黎安二生序·····	498
《战国策》目录序·····	501
拟岘台记·····	506
筠州学记·····	510
宜黄县县学记·····	515
道山亭记·····	522
《李白诗集》后序·····	526
学舍记·····	530
越州赵公救灾记·····	534

王安石

伤仲永·····	541
游褒禅山记·····	543
读《孟尝君传》·····	547
读《孔子世家》·····	548
周礼义序·····	550
书义序·····	553
诗义序·····	555
答司马谏议书·····	558
祭欧阳文忠公文·····	561
同学一首别子固·····	564
送孙正之序·····	566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568

繁昌县学记·····	576
亡兄王常甫墓志铭·····	579
王逢原墓志铭·····	582
上人书·····	585
材论·····	588

苏 轼

刑赏忠厚之至论·····	595
孟轲论·····	599
荀卿论·····	603
留侯论·····	608
贾谊论·····	613
上梅直讲书·····	617
上韩太尉书·····	621
又答王庠书·····	625
韩文公庙碑·····	627
亡妻王氏墓志铭·····	634
祭欧阳文忠公文·····	637
前赤壁赋·····	640
后赤壁赋·····	645
黠鼠赋·····	649
记承天寺夜游·····	652
喜雨亭记·····	654
凌虚台记·····	657
超然台记·····	660
放鹤亭记·····	664
石钟山记·····	668
文与可画筇簹谷偃竹记·····	672
方山子传·····	677
日喻·····	680

答谢民师书·····	683
游白水书付过·····	687
记游松风亭·····	689
游沙湖·····	690
教战守策·····	692
答秦太虚书·····	698
三槐堂铭并序·····	704

苏 辙

墨竹赋·····	711
上枢密韩太尉书·····	715
东轩记·····	719
六国论·····	723
刑赏忠厚之至论·····	726
黄州快哉亭记·····	729
武昌九曲亭记·····	733
孟德传·····	736
《古今家诫》序·····	739
答黄庭坚书·····	742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745
为兄轼下狱上书·····	747
齐州闵子庙记·····	751
杭州龙井院讞斋记·····	755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今属河北),世称“韩昌黎”。唐德宗贞元八年考中进士,担任过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称为“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的诗文大家,尤以散文的文学成就最高。

韩愈自幼父母双亡,“唯兄嫂是依”,因此刻苦读书,日诵数万言而不以为苦。其兄韩会当过起居舍人,颇有抱负,却被贬放韶州(今属广东)刺史。韩愈十岁随兄嫂去了岭南,但没过几年,韩会病死于韶州,十二三岁的韩愈又随嫂郑夫人护丧回到河阳老家。不久,中原战乱,大族纷纷南迁。幸亏韩家还有祖业田产在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于是其嫂郑夫人率百口之家避乱江南。稍稍安定的生活,给韩愈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在《复志赋》中写道:“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的韩愈离开宣城,来到京师长安应试进士试。在京师应试的八九年,韩愈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食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贞元四年、五年、七年三次应试进士试失败,贞元八年(792年)才进士及第。这一年知贡举(主考官)的是兵部侍郎陆贽,梁肃、王础佐之,这一科进士取了三十二名,其中多人后来成了宰相(如李绹、崔群、王涯),史称“龙虎榜”。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考中进士的还要经过吏部的复试,及格后才能正式释褐做官,但韩愈于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试于吏部,卒无成”,这是因为他没有后台。不得已,改应幕僚,先后投靠董晋、张建封于汴州、徐州。在他做幕僚的几年当中,藩镇割据,兵荒马乱,百姓为了逃避赋役,许多人投向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佛、道。当时,“一僧所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唐会要》引李叔明语)。照此计算,当时四十万的僧尼道士,就有二百万的农民来养活他们。韩愈为此深感